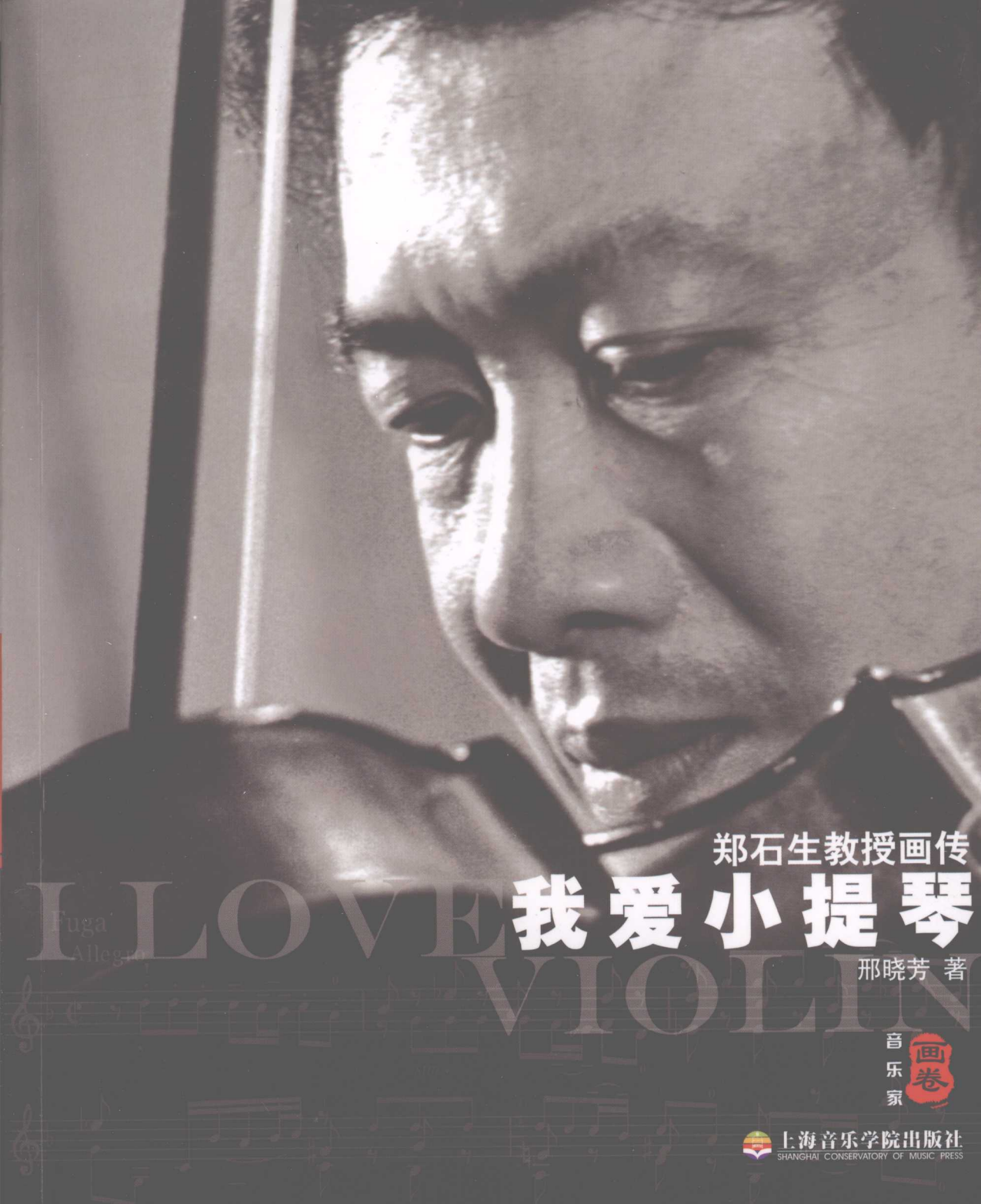




郑石生教授画传

我爱小提琴

邢晓芳 著

音乐家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音乐家画卷

我爱小提琴

郑石生教授画传

邢晓芳 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爱小提琴：郑石生教授画传／邢晓芳著．—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12

(音乐家画卷)

ISBN 7-80692-253-9

I 我… II 邢… III 郑石生—生平事迹—画册

IV K825.76-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44414号



丛 书 名：音乐家画卷

出 品 人：洛 秦

策 划：陈 钢

书 名：我爱小提琴——郑石生教授画传

著 者：邢晓芳

责任编辑：夏 楠

李 绚

整体设计：帝王设计室

出版发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汾阳路20号 (200031)

网 址：www.shcmppress.com

电 话：021-64315136 (编辑部)

021-64315769 (发行部)

印 刷：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8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100册

书 号：ISBN 7-80692-253-9/J.246

定 价：38.00元





1996年12月在南京举行独奏会摄。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石头记

张钢

石生石生，系石所生，石头生石，石生石头。本画卷描述之对象为郑君石生，故谓之《石头记》。
他是一块铺路的小石。

每见石生，我常会想起那首过去常被人唱的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现在，很多圈外人可能对时下一些当红的小提琴家如数家珍，但却不一定知道这些人的“祖师爷”——郑石生的名字。而他，郑石生，似乎也真像是一块“无人知道的小石”，为人铺路，被人踩行；那一代又一代的小提琴家们，也就是从他的琴背上穿越而过，跨进了中国和世界乐坛的。

1947年，还是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个才11岁的“小石头”，就从泉州来到了常州。带着父母挥泪送别时套在孩子手上的“保命戒”，“坐着悠悠的小船，从永春出来”（石生回忆），来到了常州椿桂坊的一所破庙——当年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所在地，和像他一般大的50颗“小石头”挤在一间车厢式的房间里，日夜操琴。1950年，14岁的郑石生，就以同等学历破格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顿时，“小石头”一下子成了学院史无前例的“小大学生”！以后，“小石”变成了“大石”，“大石”变成了“巨石”；可是，就是在他演奏生涯最为辉煌的时候，他依然默默地甘为人梯，甘为新的“小石子”铺路。因为，他并不以精心哺育几颗“宝石”级的提琴明星为其宗旨，而是以大力培养中国的提琴团队为其终极目标！他教过薛伟、教过钱舟这样的演奏大家，也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郑门”首席，而他们今天也都已经成为一颗颗构筑中国小提琴殿堂的坚实的基石。仅此不止，他还用了十年功夫，将十二部世界经典小提琴协奏曲和范本练习曲制成光碟，示范教学；同时还为很多乐谱编订弓、指法。因为，当年的“小石头”，一直心系着今日和明天的“小石头”！石头记着石头，石头爱着石头，这就叫作《石头记》！

他是一块滚动的飞石。

我对石生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拉！”

有的“教师爷”说的比拉的还好，说时头头是道，但要他拉琴示范就没辙了！可是，寡于言语的郑石生，除了那偶尔闪现的“嫣然一笑”外，他就是不断地拉！拉啊拉，拉啊拉，从早拉到晚，从晚拉到早，上台演奏是“拉”，下台上课也是“拉”。“拉”就是教科书，“拉”就是硬道理，而他所有的技术和理念，首先就是通过书写在这块“石头”上的不断滚动翻腾的音符凸显出来的！这位抱琴终身的提琴家和“教师爷”，在他的母语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拉”，而当年的“小石头”，也就是这样拉出来的！“60年代初，郑石生是当时中国乐坛上演出最多的小提琴家，他不仅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柴可夫斯基、门德尔松和哈哈图良的小提琴协奏曲，而

且还以一曲巴赫的《g小调奏鸣曲》，在1961年的乔治·恩纽斯库国际小提琴比赛中深获好评，被认为是“巴赫作品最好的演绎者”；继而，他又在1963年“上海之春”小提琴比赛中一举夺冠，成为全国之首。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十年“文化灾荒”一结束后，他又高高地昂起了头，竖起了琴，第一个举行了个人专场音乐会。在成都演出时，连演四场，场场爆满，“满”得主办方还想加演四场；在天津演出时，听众为买不到票而砸破了票房的玻璃，而原定只有两场的演出，就不得不又加演了三场。啊，这真可谓是久旱遇甘露呀！因为，艺术家和听众都是那么地需要音乐，需要复苏的音乐来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而当这位个儿不高的郑石生，一旦站到舞台上时，你就会被他高昂的头和放歌的琴声所征服；你就会觉得，屹立在你面前的不是一块沉默的小石，而是一块巍然不动的巨石，一块闪光的宝石！

一天晚上，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学校工作室推着自行车出门回家时，突然在专家楼前闪出一个同样推着自行车的身影，冷不防地对我说：“你怎么这么晚还在这里呀？”侧头一看，原来是石生！我愣了一下后笑着对他说：“咦？你不也是一样吗？！”

不是吗？！不都是一样地从早干到晚，一样地推着自行车，一样地……

我突然想，我们这一辈也不都是“石头”吗？！有郑石生，也有张石生、王石生、李石生、陈石生……

我们，均系“石头”所生，又接着生出了无数“石头”。

我们，虽然都是些沉默的铺路小石，但也永远是翻腾滚动的巨石。

我们，曾经唱出了一曲曲音乐的“石头记”，也构筑了一道道音乐的“石头城”。

所以，我们都是一个个敲不碎、砸不烂，挤不动、压不垮的，永远活蹦乱跳的“疯狂的石头”！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最近要出一套音乐家画传，这很好，因为音乐家通常都是被“听”、而不是被“看”的。现在，让大家来“瞧一瞧”音乐家的艺术人生和人生艺术，岂不是更显得“有声有色”吗？可是，称之为“传”就不一定妥切了。因为，“传”者，似乎是毕其一世，述其一生，颇有点像是和声中的“正格终止式”；而这些音乐家们至今大多都还活跃在他们的音响阵地上。戏嘛，还有得可唱呢！所以，我就大笔一挥，将“传”字改成“卷”，将《音乐家画传》改称为《音乐家画卷》；这样，“完成时”就变成了“现在进行时”。因为，“卷”者，“开卷”之谓也。当我们把书打开后，就会一页页地翻将下去；而那些艺术家的流金岁月，也就会从闪动的“时空流”变为汹涌的“感情流”，从难忘的过往指向辉煌的今天和未来……

开卷有益！让我们打开《音乐家画卷》，一边聆听音乐家的人生音乐，一边阅读他们的音乐人生吧！



目 录

CONTENTS

序

石头记

3

童年旧梦

9

求学成才 闻名天下

21

文革年代

25

再铸辉煌

37

从教50载，桃李满天下

51

淡泊纯真的生活

63

观点录

69

大家谈

妻子

桑桐

丁芷诺

老友众人谈

潘寅林

方蕾

吴淑婷

王希立

黄晨星

宋阳

101

教学特色部分学生名单

113

唱片及作品目录

117

后记

在小溪旁玩沙堆。

童年旧梦

1

1936年10月,郑石生出生于泉州永春地区。

父亲郑天渠是常年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工作的华侨,因为父母很早去世,少时靠人赞助读书,所以后来非常愿意助学,并且保留了华侨家庭的爱国传统。郑石生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深深种下了"华侨更爱国,一颗报国心"的思想,为他此生无私地奉献给中国小提琴事业早早埋下了种子。

父亲郑天渠早年在"上海艺专"学习油画,也酷爱音乐。母亲陈素月,也出生于一个华侨家庭,当时兄弟姐妹都在吉隆坡,父母都是福建侨乡的孩子。婚礼在泉州市永春县完成,之后母亲读了师范学校。郑石生记得小时候曾听说,老家的规矩是男人娶妻要用一大笔钱,但因为父亲的才华(当地唯一的大学生),居然被免了聘礼。并且由他马来西亚的同事们捐了钱买了一架钢琴,作为结婚礼物,那是当时永春地区唯一的钢琴。

郑石生最早的记忆里，家里没有电灯，学钢琴时是点蜡烛的，琴身上慢慢地留下很多斑驳的痕迹。而这架古老的"进口钢琴"一直留在老家，后来70年代郑石生跟随样板团演出，汽车经过泉州，把钢琴运上了道具车，从厦门铁路运到上海，这是后话了。

这个家庭里，父亲酷爱音乐，母亲会弹钢琴，家庭浓厚的艺术气氛，使郑石生自幼受到了艺术的熏陶。5岁起，他跟随母亲开始学钢琴，7岁起又随父亲开始学拉小提琴。父母是他艺术道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除了音乐，郑石生对美术也极有兴趣，经常跟着父亲一起外出写生。上学后，无论是音乐还是美术，在小学里他都经常拿第一名。

小时候在家乡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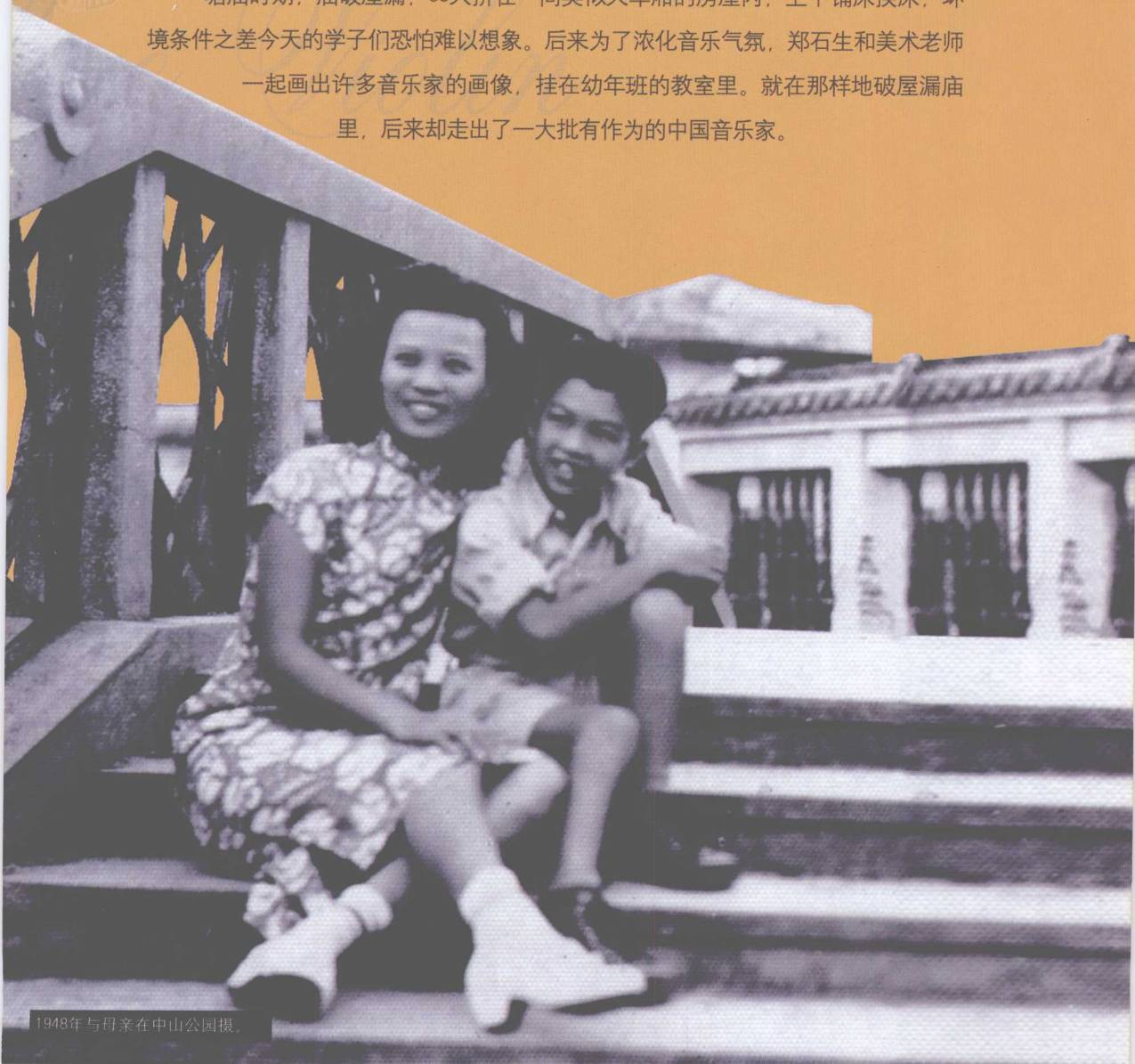
郑石生小时候手牵小羊。

11岁那年，为了充分发掘他的音乐天赋，父母决定送他到常州，去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开始正式学习小提琴。1947年夏天厦门送别时母亲的眼泪，石生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兵荒马乱年代，生活难有保障，父母在儿子手上套上一枚戒指，保佑他顺顺当当，也为万一生活有难做准备。郑石生曾说：“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只记得坐着悠悠小船，沿溪从永春出来的”这样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音乐幼年班是我国老一辈的音乐家吴伯超、黄源澧等先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倾注毕生精力创办的音乐摇篮。前辈教育家们做梦都向往炎黄子孙的土地上有一支自己的交响乐队。在重庆青木关时，师生们一日每餐稀粥，不少乐器是自制的，有的还需几个人合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搬到常州。因为南京校舍不够，幼年班因陋就简地设在了常州椿桂坊的一座破庙里。当时7岁到14岁的学生约200名左右，全部享受公费，包括伙食。该校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天才儿童音乐学校。

Love Violin

塘庙时期，庙破屋漏，50人挤在一间类似火车厢的房屋内，上下铺床挨床，环境条件之差今天的学子们恐怕难以想象。后来为了浓化音乐气氛，郑石生和美术老师一起画出许多音乐家的画像，挂在幼年班的教室里。就在那样地破屋漏庙里，后来却走出了一大批有作为的中国音乐家。



1948年与母亲在中山公园摄。

当时幼年班班主任黄源澧，后任中音管弦系主任，大提琴教授。小提琴教师有盛天洞（后改名为盛雪）和王人艺，前者即小提琴家盛中国之父；后者在1940年成立第一个中国人的乐团——中华交响乐团时被聘为首席，并曾教国歌之父聂耳拉琴。盛老师教学十分严格，音拉不准的学生可能会挨筷子打。当时有多名外籍教师授课，大多数为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外籍演奏员，如波杜须卡，阿德拉等。另外还有小号教师夏之秋、音乐史教师廖辅叔等。这些教师多数来自上海，每周一坐火车来南京授课，晚上再搭晚班火车回上海。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上音。后来，幼年班同学在解放后纷纷走上工作岗位，大部分进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成为乐队的“绝对主力”，包括首席张应发、朱工七，大提琴马育弟，长笛李学全等。后来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有赵为俭、李向阳等。此外，幼年班同学中的刘一瀛后来成为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席，到上海音乐学院教学的除了郑石生还有附中的徐多沁，进入上海交响乐团的有阿克俭和罗成，此外还有担任南京前线歌舞团团长的陈家华。

从正式学习音乐的第一天起，郑石生就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了音乐。不分酷暑和严冬，完全沉浸在对艺术的渴求之中。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郑石生的小提琴演奏水平突飞猛进。1950年，年仅14岁的郑石生以同等学历被上海音乐学院（江湾旧址）破格录取，成为了学院从来没有过的“小大学生”。从此，鱼儿跃入江河，学琴的天地更宽广了。



求学成才 闻名天下

进

入上音之后，郑石生主要开始跟随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演奏家兼指挥——意大利籍的富华教授学琴，一周授课两次，一次音阶、练习曲，一次乐曲。他要求甚严，练习曲全都要背谱。稍有差池，教授脚上那双皮靴后跟踩地的“咚咚”声就是最叫人警醒的“责骂”。